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世界征服者史

上册

〔伊朗〕志费尼 著

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世界征服者史

上册

〔伊朗〕志费尼 著

J. A. 波伊勒 英译

何高济 译



商务印书馆

2007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出版说明

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。从五十年代起,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,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。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,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。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,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。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,为学人所熟知,毋需赘述。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,难见系统,汇编为丛书,才能相得益彰,蔚为大观,既便于研读查考,又利于文化积累。为此,我们从1981年至1998年先后分八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四十种。现继续编印第九辑。到2000年底出版至三百七十种。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。由于采用原纸型,译文未能重新校订,体例也不完全统一,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,都一仍其旧,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。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,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,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,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。希望海内外读书界、著译界给我们批评、建议,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2000年6月

汉译本序

13至14世纪蒙古族的兴起与强盛时期的历史,在波斯文方面最重要的史料是志费尼书、瓦萨甫书和拉施特书。在这三部史书中,志费尼的《世界征服者史》占有突出的地位,它成书最早,所记述的史实大部分是著者亲见亲闻的,因此它是最原始的,也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史料。

阿老丁·阿塔蔑力克·志费尼,公元1226年出生于波斯的志费因省。他的祖辈历仕塞勒术克朝和花剌子模朝,相继任“撒希伯底万”(财政大臣)的职位,因此,“撒希伯底万”差不多成了他家族的代号。他的父亲巴哈丁在蒙古统治时期,实际也担任呼罗珊、忸密答而的“撒希伯底万”。志费尼本人在20岁前已开始为蒙古政府服务,不久成为蒙古人派驻乌浒水以西诸省长官阿儿浑的秘书。阿儿浑几次入朝哈刺和林几乎都携带志费尼同行。正是在他们第三次哈刺和林之行中,志费尼应友人之请,开始撰写这部巨著《世界征服者史》。

志费尼生活的时代,距他撰述的史实,十分接近。很多材料是他在旅途中所采集到的,其中包括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传说,读起来仍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。成吉思汗西征的过程,志费尼是第一个予以完整、详尽报导的史家,也是这方面的权威。例如,他记布哈拉遭到蒙古兵的洗劫后一个幸存的逃生者,当他被问及布哈

拉的情况时,回答说:“他们到来,他们破坏,他们焚烧,他们杀戮,他们劫掠,然后他们离去。”简短的几句话,反映了当时战争的残酷破坏和人们的恐惧心理。

《世界征服者史》所叙述的年代,起自成吉思汗,止于旭烈兀平阿杀辛人的阿剌模忒诸堡。全部可分为三部分:第一部分的内容包括蒙古前三汗,成吉思汗、窝阔台汗和贵由汗时期的历史;第二部分实际是中亚和波斯史,其中包括花刺子模的兴亡、哈刺契丹诸汗,以及那些地方的蒙古统治者,如成帖木耳、阔儿吉思、阿儿浑、舍里甫丁,等等;第三部分内容庞杂,它从拖雷开始,以较大的篇幅谈到蒙哥的登基及其统治初期的史实。鉴于志费尼随阿儿浑的第三次哈刺和林之行是去朝贺蒙哥即位,而且他们在哈刺和林滞留了整整一年半,这部分应当是最有价值的,比《元史》的记载要详尽许多。然后是旭烈兀西征,阿剌模忒诸堡的攻陷,被伊斯兰教视为异端的亦思马因人,即阿杀辛人在亚非的统治。第三部分没有完成,按原书的计划,它只是第二大卷的一部分。志费尼活到公元1283年,而且长期担任报达长官的职位,但他再也没有写下去了,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。

《世界征服者史》长期只有抄本传世,由于米尔咱·穆罕默德·可疾维尼的辛勤校勘,1912年、1916年、1937年,先后出齐了全书三卷的波斯文排印集校本。过了20多年,1958年才出来了波伊勒根据这个集校本的英译本。60年代初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何高济同志已着手这部巨著的汉译工作。计划第一步先将英译本转译为汉文,然后第二步再根据波斯文本进行研究、考释和重译。由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干扰破坏,工作被迫停顿达十余年之

久,现在只完成了第一步工作。自洪钧《元史译文证补》问世(1897年)后,我国治蒙元史者已经知道有志费尼的《世界征服者史》这部波斯文史料,但一直没有可能读到原书。现在这个译本的出版,可以初步弥补了这个缺陷。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个译本的出现,将成为我们今后有计划地进行对波斯文史料的翻译、研究和校注的开端。

翁独健

1980年4月于北京

中 译 者 前 言

志费尼的《世界征服者史》是研究蒙古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。他的三卷波斯文本,由米尔咱·穆罕默德·可疾维尼校勘,分别刊行于1912年、1916年和1937年,收在吉伯丛书中。波伊勒的英译本就是根据这个权威的波斯文本翻译的。

尽管《世界征服者史》早已为学术界公认为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,而且为多桑和巴尔托德这样的著名学者所引用,它长期来没有一个欧洲文字的译本,因此波伊勒是第一个把全书用一种欧洲语言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人。据波伊勒自己的叙述,他最早接触到志费尼书是在1938年秋,而到1958年英译本问世,其间足足有20年。从译文本身看,也从译者所加的注释看,英译者在这部著作上确实花费了巨大的劳动,致使这部因辞藻过于华丽而难以卒读的史书能够为欧洲读者所接受,同时给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便利条件。我们看到英译本问世后,立即受到重视,有人甚至评论它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一部译著。

波伊勒是波斯语专家,而他在史学范围内的专长是13世纪的波斯史和蒙古史。他的翻译,没有满足于依样画葫芦,也就是说,没有满足于机械地把可疾维尼校勘的波斯文本译为英文。在翻译过程中,波伊勒对志费尼书及有关的史实作了进一步的研究,订正了可疾维尼编本中的一些错讹,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举几个例子

就能说明这点。

志费尼最早记录了成吉思汗西征后分封他的四子:术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和拖雷;第三子和他的继承人窝阔台的封地,据原波斯文的记载(第1卷第31页)是在AYMYL和QWNAQ地区。前一地名无疑地就是《元史》中叶密立(Emil)的对音,今新疆的额敏河流域,在元代也是一城名。后一地名QWNAQ,波伊勒据伯希和的意见把它订正为QWBAQ,即Qobaq,额敏河以东一条河名,清代文献中的霍博克河或和博克河,发源于和博克赛里山。据《元史》《太宗本纪》,成吉思汗死后,窝阔台“自霍博之地来会丧”,可以证实志费尼的Qonaq为Qobaq之误,而窝阔台系从他的分地去赴丧。

这类订正还可举出若干。察合台的一个孙子Yesün-Toqa,在原书(第1卷,第205页)中讹为YSNBWQH,即Yesün-Buqa,其残名保存在《元史》卷三《宪宗本纪》的〔也〕孙脱〔花〕中。他因反对蒙哥登基,据志费尼说先跟脑忽和失烈门囚在一起,后来又给充军。又如西辽在八剌撒浑兴建的城市Quz-Baligh、Ghuz-Baligh,即虎司八里(虎司斡耳朵),在原书中均误为Qur-Baligh(第1卷,第43页),Ghur-Baligh(第2卷,第87页)。显然,这些订正对阅读原著是有帮助的。

波伊勒指出如下一个事实:为避免提到一些蒙古宗王的真名,志费尼常使用他们死后的称号。最显明的是窝阔台,他在《世界征服者史》中又叫做Qa'an。Qa'an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称号,突厥人的可汗。《元朝秘史》中汉译为合罕,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均有此尊称。但当志费尼单独使用它时,那就是特指窝阔台了。

这必定是窝阔台死后在社会上流行的称呼,因为我国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例证。1276年龙门神禹庙蒙汉文令旨碑中曾提到“成吉思皇帝匣罕皇帝圣旨里”,这里的匣罕,正如冯承钧的注释说,即太宗窝阔台。另两块碑,即1296年和1297年河南安阳白龙王庙圣旨碑,又写作哈罕皇帝。此外,刘秉忠在和林的上书中两次出现合罕皇帝之名,也指的是窝阔台(《元史》卷157《刘秉忠》)。王恽的《秋涧大全集》卷87,更明确地把窝阔台称为“太宗合罕皇帝”。

拖雷在志费尼书中有时被称作 Ulugh-Noyan。波伊勒指出,突厥语的 Ulugh 训为大, Ulugh-Noyan 义为大那颜,它的蒙语同义词是 Yeké-Noyan,这是拖雷死后的称呼。据《元史》《祭祀志》,睿宗(拖雷)题曰“太上皇也可那颜”,也可那颜当即 Yeké-Noyan 的音译。王国维据此证实《圣武亲征录》中的“四太子也可那颜”七字连读,指拖雷而言,非为两人。可见拖雷死后常被称为大那颜。他的寡妻,唆鲁禾帖尼,在志费尼书中写作 Sorqotani Beki,省称 Beki,义为后妃。查《元史》《顺帝本纪》,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:“至元元年(1335年)三月,中书省臣言,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别吉太后于内,请定祭祀,从之。”别吉显然就是 Beki 的对音,唆鲁禾帖尼死后的称号。

但是,波伊勒的考订并不都是正确的,值得商榷的地方也不少。在这方面我们仅举一两个例子。

在《合罕言行录》一章中,志费尼极力颂扬窝阔台的乐施好善。除去那些浮夸之辞和不实之处外,这章内包含了窝阔台统治时期的一些重要史实。其中有如下一个有趣的事件。志费尼说,在契丹国有个叫做 TAYMW 的城市,该城的居民上书称,他们欠了八

百巴里失的债,请求下诏给债主,缓期归还。窝阔台说,如果叫债主缓期,那债主要受到损失,如果置之不理,那人民又要倾家荡产,因此,好心的窝阔台吩咐从国库中偿付。诏令一下,欠债的和收债的都前去国库领取现金。这个故事,我们从《元史》中找得到若干条类似的例证,例如,《太宗本纪》曾载录公元 1240 年窝阔台“以官民贷回鹘金偿官者岁加倍,名羊羔息,其害为甚,诏以官物代还,凡七万六千锭。”

志费尼提到的城名 TAYMW,波伊勒把它订正为 TAYNFW,即 Tayanfu,山西的太原府。这个订正是缺乏根据的。志费尼书的各个抄本在著录这个地名时均保留了鼻音 M,拉施特的《史集》同。维尔荷夫斯基俄译拉施特书把这个地名转写为 Tai-min-fu;至少拉施特书的一个抄本实作此形(维尔荷夫斯基译拉施特书,第 52 页注⑦)。志费尼书的一个抄本(D 本)作 TANMIW,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Taminfu 的讹误。从这些线索看,志费尼所说的这个城市,不是山西的太原府,而应为河北的大名府,志费尼和拉施特均无错误。按《元史》卷 152《王珍传》载:“岁庚子(1240 年),入见太宗,……珍言于帝曰:‘大名困赋调,贷借西域贾人银 80 锭,及逋粮 5 万斛,若复徵之,民无生者矣。’诏官偿所借银,复尽蠲其逋粮。”这里说的官偿所借银,和志费尼的记述颇有相同之处,但志费尼的记述更为生动和详细。大概在窝阔台统治时期,确实有过由政府偿还大名府百姓欠债的事。

贵由登上宝座后,派遣两名将官去攻打契丹蛮子国,其一是速不台,另一名,原波斯文作 JTAN(第 1 卷,第 211 页),波伊勒把它读作 jahan,蒙语的“象”。此人当即蒙古初期著名的大将,《元史》

中的察罕。据《元史》《察罕传》，定宗（贵由）即位，“命（察罕）拓江淮地”，与志费尼的记载吻合。考虑到汉语对这个人名转写，伯劳舍把它读作 ČTAN 即 chaghan“白”，是更为正确的。拉施特和《元史》对察罕的生平，所述极为近似，二者所依据的应为同一史源。

上述例子说明，波伊勒未能广泛地参考和利用《元史》之类的汉文史料。尽管他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，并曾就教于一些学者。对于《世界征服者史》、《史集》等波斯史书的考订和研究，汉文史料始终具有头等重要的参考价值，例如蒙哥的异母兄弟拔绰，他母亲名字在拉施特书中为一空白，但据《元史·牙忽都传》、“拔绰之母曰马一实，乃马真氏”，可以知道他的母亲是个乃蛮人，足以补拉施特书之缺。不仅在史实的订正方面，就连志费尼和拉施特所述的蒙古风俗习惯等，都能用《黑鞑事略》、《蒙达备录》等书来作对比研究。在这个领域内，前人虽已作了不少工作，总的说来还大有探索的余地。从这个角度说，波伊勒的翻译和考释显得不足和逊色。

中国学者是经过洪钧的介绍才知道志费尼的。洪钧给志费尼作的简短介绍，现在已无多大的意义，而且包含了一些明显的错误，为后人盲目地承袭下来。志费尼的父亲，名叫 Baha-ad-Dīn，按《元史》的译音是宝合丁，但洪钧把他考证为《元史》《宪宗本纪》中辅佐阿儿浑管治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的法合鲁丁。法合鲁丁也是个常见的回教人名，其对音为 Fakhr-ad-Din，在志费尼书中另有其人，不是志费尼之父。尽管这样，读者仍能从洪钧的《元史译文证补》中间接地得知志费尼书的一些内容，作为开拓者，他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。

继洪钧之后,冯承钧翻译出版了多桑的《蒙古史》。多桑书中大量引用志费尼的话,使读者能够更多地接触到他的著作。但是,多桑只能根据巴黎图书馆当时保存的一个无足道的抄本,进行工作,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,一些重要的内容仍不能为中国读者所知。60年代初,翁独健先生提出翻译志费尼书的计划,由我来具体作这项工作,因种种原因,特别是“四人帮”的干扰破坏,工作时断时续,任务一直未能完成。近年来,在翁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,这项工作终于得以继续进行。现在,我们根据波伊勒的英译本,把《世界征服者史》译为中文,使我国读者得窥这部波斯文史书的全貌。至于根据原波斯文本作进一步的考订和研究,则有待今后努力。

在译名方面,我们主要采用《元史》的译音,兼采《元朝秘史》。原则是尽量做到名从主人。如一些人名、地名,等等,在《元史》、《元朝秘史》及其他史料中没有著录,或者没有考证出来,那就采用洪钧、冯承钧等的译法,或自行翻译。为便于查阅英译本,我们在这个中译本的页边上,标出英译本的原页数。在注释中及索引中提到的“见……页”,指的是英译本的原页数,并非指中译本的页数,这点是需要说明的。

中译者

1980.2.1. 于北京

英 译 者 序

一、作者生平

阿老丁·阿塔蔑里克·志费尼非常可能诞生于 1226 年。这是西利亚史学家达哈比提出的时间^①，并且它与志费尼自己的说法相一致：当他开始撰写他的史书，也就是当他在 1252 年 5 月和 1253 年 9 月之中居住在哈刺和林期间，他是 27 岁。如志费尼的名字所表明，他的家族和呼罗珊的志费因县有关系。这个县，今天叫做扎哈台，位于你沙不儿西北，在哈尔达和扎哈台群山之间的一个盆地中；首镇在当时是阿萨德发，后来此地的重要性下降，但仍然在大型地图上找得到。著名地理学家、志费尼的同时代人牙忽惕，把他曾访问过的阿萨德发描写为一个繁荣的小城，有清真寺和一个市；城门外有一所供商人住宿的大客栈。就在这里，志费尼的高祖巴哈丁迎候了花刺子模沙帖乞失，当时后者在向波斯最后一个塞勒术克王算端脱黑鲁勒开战中，途经于此。这里也是著名的兄弟俩，伊儿汗的丞相苦思丁和蒙古侵略史家阿老丁，诞生之地^②。

他们出身的家族是波斯最显赫的家族之一。志费尼一家子在塞勒术克和花刺子模沙统治下都身居高位；同时他们自称是刺必阿之子法即勒的后裔，他继巴密赛族人之后为哈仑拉施特服务，而

且他又依次把他的系谱追溯到第三个哈里发韩思蛮的一个自由民。他们是那样经常任撒希伯底万,即财政大臣的官职,以致该头衔已变成一种家族的别名,志费尼之兄苦思丁有这个称号,他实际担任此职,尽管他也是旭烈兀,还有旭烈兀之子和第一个继承人阿八哈的大丞相,志费尼本人亦有此称号,他实则是八吉打的长官。

志费尼的祖辈中,前已提及的他的高祖巴哈丁,有个舅父穆塔哲伯丁·巴的阿,是塞勒术克算端桑扎儿的书记和宠臣。在志费尼书中叙述说,他怎样进行调解以挽救诗人瓦特瓦特的命,诗人因他的诗句得罪了算端桑扎儿。作者的祖父苦思丁·穆罕默德在不幸的摩诃末花剌子模沙手下,当后者从巴里黑逃往你沙不儿时,他跟着他。临死前花剌子模沙任命他为撒希伯底万,并且摩诃末之子,鲁莽的冒险家扎兰丁,批准他任该职,在摩诃末死后他又为扎兰丁服务。他死于今东土耳其凡湖岸边的阿黑刺忒前,时值他的主子围攻该城,据史家伊本额梯儿,围城是从1229年8月12日延续到1230年3月18日。扎兰丁的秘书和传记作者讷萨忒是苦思丁的遗嘱执行人。按照死者的愿望,他把他的遗骸运回他的故乡志费因,而他的财产,通过可靠的中间人,被交给了他的后人^③。

这后一情况表明,他的儿子巴哈丁,即志费尼之父,不可能随他在阿黑刺忒,而事实上我们完全不知道巴哈丁的活动和踪迹,迄至他父亲死后大约两年,我们才得知他出现在呼罗珊的你沙不儿。他当时约摸40岁。看来他可能靠志费因的家产平静地生活。志费因距你沙不儿不远,是它的一个属县。

在入侵时期惨遭破坏的呼罗珊,现在处在一片混乱中。该省尚未完全降服,仍不时发生反抗蒙古人的行动。乱上加乱,当时刚

死的扎兰丁有两个将官，经常袭击你沙不儿，杀戮蒙古官吏。1232—1233年，成帖木儿，新任命的呼罗珊和朮穆答而的长官，派出一个叫做怯勒孛刺的将官，指令去驱逐或消灭这些武装。听说他到来，巴哈丁和你沙不儿的一些首脑人物，逃往徒思，在那里，他们企求一个塔术丁·法里扎尼的庇护，后者在废城中占有一座堡垒。同时，怯勒孛刺赶走了敌人，获悉逃亡者在徒思。他派人向法里扎尼索还他们，而法里扎尼不管他所作的保证，马上把他们交给怯勒孛刺，“以为”，志费尼说，“他们会把他们处死”。倘若这是他的期望，那他落了空。怯勒孛刺极礼遇地接待他们；同时巴哈丁被蒙古人录用。成帖木儿立即任他为撒希伯底万，1235—1236年，他陪同成帖木儿的副手、畏吾突厥人阔儿吉思入朝大汗窝阔台——成吉思汗之子和第一个继承人。窝阔台很礼敬地接待他：赐给他一面牌子，即马可波罗所说的“权力牌符”，及一道札儿里黑，即圣旨，批准他作为“诸地的撒希伯底万”的任命。

辞朝返回恰好和成帖木儿之死同时，于是阔儿吉思又被召回蒙古去上报形势。他是个聪明的有雄心的人，故此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发展他自己的事业。他对志费尼的父亲——明显地他跟他的关系很好，说：“幸福像一只鸟。没有人知道它将降落在哪个枝头。我决心作出努力去找到天命确实注定的、天道循环所需要的东西。”他获得这样的成功，以此他作为这些西部领土的实际长官，从哈刺和林返回。

1239年，他再次到蒙古本土，回答对他的一些指控；当他不在时，巴哈丁代行他的职务。他又一次胜利返回，巴哈丁准备盛筵为他洗尘。在1241年，第三次赴哈刺和林，他在路上得到大汗逝世

的消息,并回到呼罗珊。但因旅途中得罪了察合台王室的一名官员,他不久后就被逮捕,并被押送到今新疆伊宁附近的阿力麻里,那是察合台的孙子和继承人合剌旭烈的驻地,奉后者之命,他被野蛮地处死。

巴哈丁的情况没有因他保护人的垮台而受到影响。他的职位为阔儿吉思的继承人异密阿儿浑所批准,由于帝国摄政者、窝阔台的寡妻脱列哥那皇后的诏旨,阿儿浑这时受命管辖从乌浒水到法儿思、不仅包括呼罗珊和朮穆答而,也包括谷儿只、亚美尼亚、小亚细亚及上美索不达米亚部分地方的疆域。在一次巡视的过程中,阿儿浑抵达阿哲儿拜占的帖必力思,这时他被召去出席忽邻勒塔,即诸王大会,此次会上窝阔台之子贵由被选作大汗当他的继承人(1246年);于是当他离开期间,志费尼的父亲撒希伯底万代他管理所有这些领土。当他满载新汗所赐的荣誉返回时,巴哈丁远至朮穆答而的阿模里去欢迎他,在那里,他准备了盛大的宴会迎他归来,一如七年前他在同样场合欢迎他的前任阔儿吉思。

在阿儿浑能够继续他到阿哲儿拜占的旅行前,他得到消息说蒙古首都有反对他的阴谋;因此他决定立即返回那里。在这次旅行中,他不仅由巴哈丁,也按他的明确愿望,由志费尼本人所陪同,那时志费尼约 22 岁。一行人抵达答刺速,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,这时得到贵由的死讯,于是听从蒙古大将宴只吉带的劝告,阿儿浑回到呼罗珊,为宴只吉带统率的军队准备粮饷。1249 年晚夏,他再向东行,最后到达斡兀立海迷失后的斡耳朵,作为贵由的寡妇,帝国的摄政权被授予她。他的案子得到充分审查,他的敌人失败了,阿儿浑自己完全昭雪清楚,在返回的旅行中,他们一行人

(其中有志费尼)在也速的斡耳朵停留了一两个月,后者现在统辖察合台的封地。就在这里,今伊宁附近,仅在十年前,阿儿浑的前任阔儿吉思过早地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。一行人在 1250 年晚夏或初秋到达阿力麻里;他们离开时已是冬天,道路被雪封锁,他们仍然速行,很快就返回呼罗珊的马鲁。

阿儿浑没有在波斯久留。在 1251 年 8 月或 9 月,为参加推选新汗的大忽邻勒塔,他再度东行。这次旅行他也由志费尼陪同。他尚未到答刺速就得到消息说蒙哥已被推选。时值隆冬,大雪使旅行几乎成为不可能。然而他急行,终于到达畏兀儿古都别失八里,此地相当于今天的济木萨,在新疆古城西北不远。阿儿浑从这里送使信把他的到来通知新汗,但一行人迄至 1252 年 5 月 2 日才抵达蒙古宫廷,即在蒙哥登基后已将近一年了。

阿儿浑向汗报告西方诸地的经济状况,作为随后的讨论结果,蒙哥在税收制度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,这些审议延长了很久,以致到 1253 年 8 月或 9 月阿儿浑才离开^④。正是在蒙古都城的这次长期逗留中,一些朋友劝志费尼编写一部蒙古征服的历史。当一行人动身返回时,蒙哥给他一道札儿里黑和一面牌子,批准他的父亲任撒希伯底万之职。

巴哈丁现在 60 岁了,在给蒙古人服劳 20 年后,他想退休回家,但这没有做到。这时在实施财政改革,因此巴哈丁,和一个叫做乃麻台的蒙古人一起被派去接管波斯的伊刺克——即中波斯,和耶兹德的政事。他已抵达亦思法杭县,这时他害了病,并且死了。

波斯经历那么多的乱世而获得她的生存,多半要归功于像巴哈丁那样的行政官。朝代有兴有亡,但始终找得到这样的官吏:他